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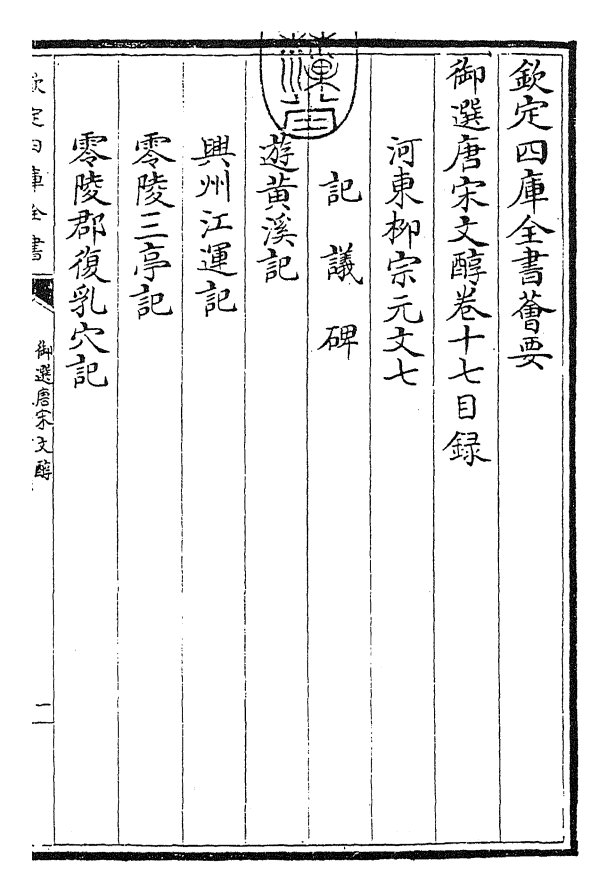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 十八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目録

河東柳宗元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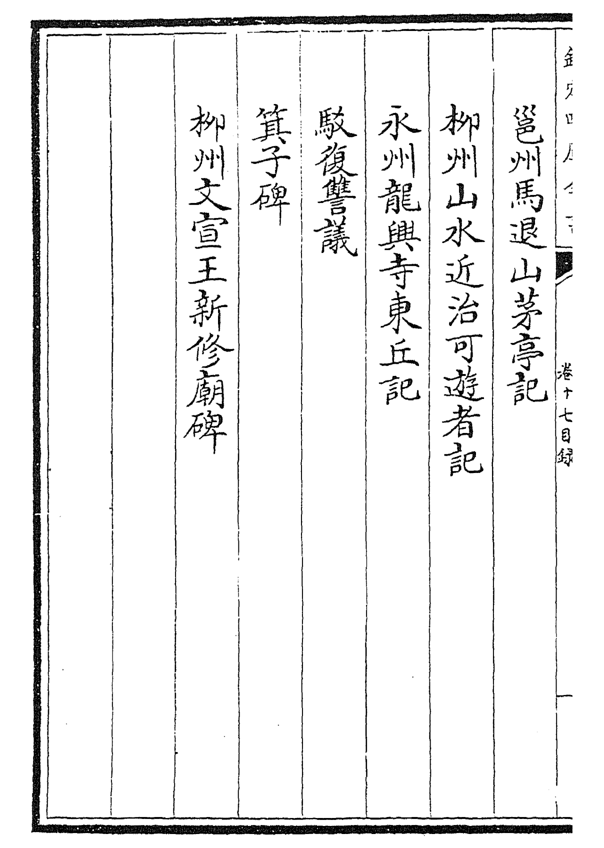
記議碑

遊黄溪記

興州江運記

零陵三亭記

零陵郡復乳穴記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一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

河東柳宗元文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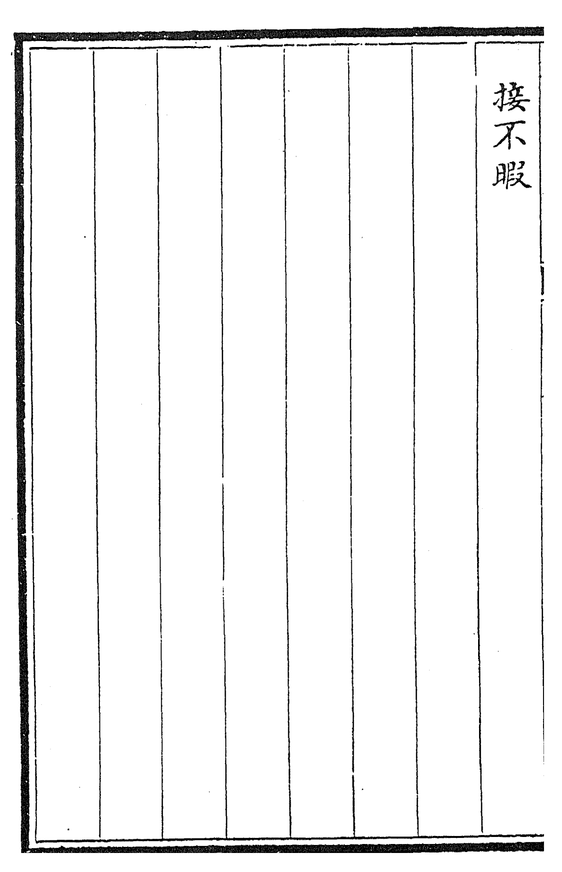
游黃溪記

北之晉西適豳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數永最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於浯溪西至於湘之源南至於瀧泉東至於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

南行六百步至黄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黄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竒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即焉黛蓄膏渟來若白虹沉沉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頦頷齗齶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烏翼大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

里至大賔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黄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黄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黄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黄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黄皇室主黄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為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儲欣曰所志不過數里幽麗奇絶政如萬壑千巖應



接不暇

興州江運記

御史大夫嚴公牧於梁五年嗣天子用周漢進律增秩之典以親諸侯謂公有功德理行就加禮部尚書是年四月使中謁者來錫公命賓僚吏屬將校卒士黧老童孺填溢公門舞躍歡呼願建碑紀德垂億萬祀公固不許退而相與怨咨遑遑如不飲食於是西鄙之人密以刊山導江之事願刻巖石曰維梁之西其蔽曰某山其守曰興州興州之西為戎居歲備亭障實以精卒以道之

險隘兵困於食守用不固公患之曰吾嘗為興州凡其土人之故吾能知之自長舉北至於青泥山又西抵於成州過栗亭川踰寶井堡崖谷峻隘十里百折負重而上若蹈利刃盛秋水潦窮冬雨雪深泥積水相輔為害顛踣騰藉血流棧道糗糧芻藁填谷委山牛馬羣畜相藉物故餫夫畢力守卒延頸嗷嗷之聲其可哀也若是者緜三百里而餘自長舉而西可以導江而下二百里而至昔之人莫得知也吾受命於君而育斯人其可已

乎乃出軍府之幣以備罷用即山僦功由是轉巨石仆
大木焚以炎火沃以食醯摧其堅剛化為灰燼畚鍤之
下易甚朽壤乃闢乃墾乃宣乃理隨山之曲直以休人
力順地之高下以殺湍悍厥功既成咸如其素於是決
去壅土䟽導江濤萬夫呼抃莫不如志雷騰雲奔百里
一瞬既會既遠淡為安流烝徒謳歌枕卧而至戍人無
虞專力待寇唯我公之功疇可侔也而無以酬德致其
大願又不可得命矧公之始來屬當惡歳府庚甚虛罷

備甚殫飢饉昬札死徙充路賴公節用愛人克安而生老窮有養幼乳以遂不問不使咸得其志公命鼓鑄庫有利兵公命屯田師有餘糧選徒練旅有衆孔武平刑議獄有衆不黷增石為防膏我稻粱歲無凶菑家有積倉傳館是飾旅忘其歸杠梁已成人不履危若是者皆以戎隙師士而為之不出四民之力而百役已就且我西鄙之職官故不能具舉惟公和恒直方廉毅信讓敦尚儒學揖損貴位率忠與仁以厚其誠有可以安利於

人者行之堅勇不俟終日其興功濟物宜如此其大也

昔之為國者惟水事為重故有障大澤勤其官而受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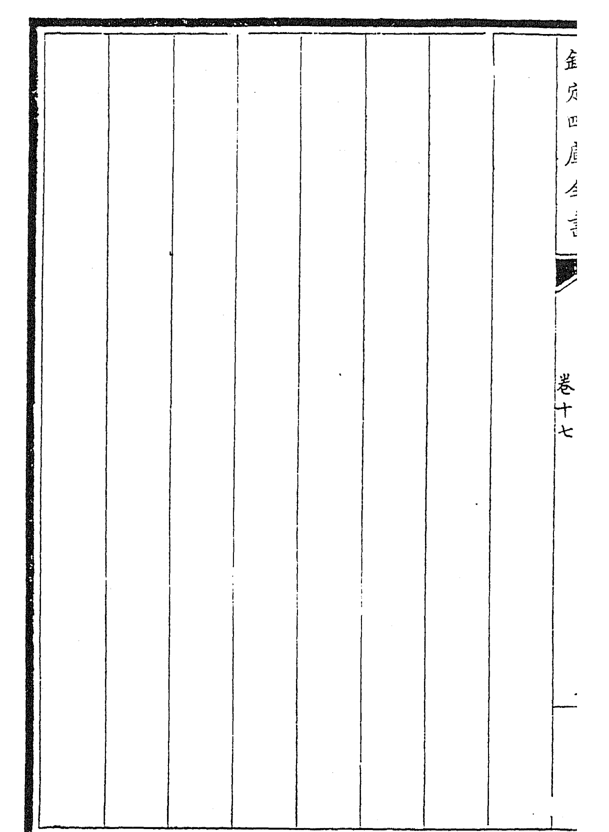
國者矣西門遺利史起興歎白圭壑鄰孟子不與公能

夷險休勞以惠萬代其功烈尤章章焉不可蓋也是用

假辭謁工勒而存之用永憲於後祀

徐孚遠曰能知地理遠近讀其文可考其績不徒以

頌德為工



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為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為縣者積數十人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荊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尨賦擾民訟於牧推能濟弊來莅兹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逋租匿役朞月辦理宿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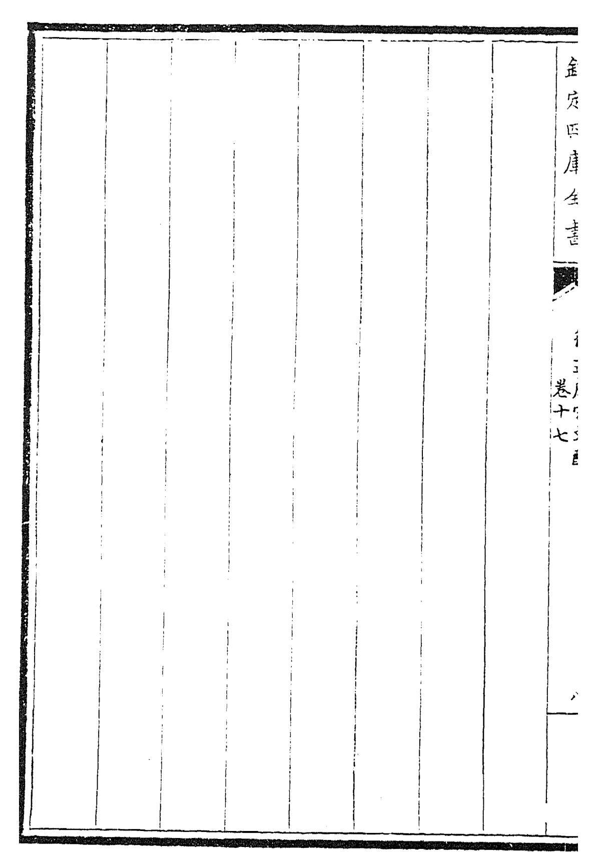
藏奸披露首服民既卒税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糗醑得及宗族州牧尚焉旁邑傚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薿峰瓏瓏蕭條清風自生翠煙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閑鳥慕靜深别孕巢穴沉浮嘯萃不畜而富伐木墜江流於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署側人無勞力土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

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饔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為首在昔裨諶謀野而獲宓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為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於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自天子至於庶人自朝至於日中昃而夕而夜莫不有

職分之當為屢省乃成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然而學記有之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孔子亦曰游於藝何哉蓋心之神明匪瑩弗靈匪虛弗瑩此靈臺所以歌於詩也古之人既不廢臺囿鳥魚之觀以養其目復有琴瑟鐘鼓之考以養其耳凡皆以宣其堙鬱導其和平以淨徹其神明俾通達於政事耳豈從夫嗜欲而弛厥敬執哉古樂淪亡姦聲以慢古之所以養耳者皆所以敗耳故三代而下玩好之具惟聲伎最不可近子產所為煩

手淫聲慆湮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用者也宗元立論謂高明游息之道有裨於政而卒乃戒其玩荒甚得古人之旨矣雖然非所語於至人也至人因物付物任其本分而無毫銖之加則雖日應萬幾泯然不覺事之在已方且無時無處而不得瑩且靈而又奚藉於觀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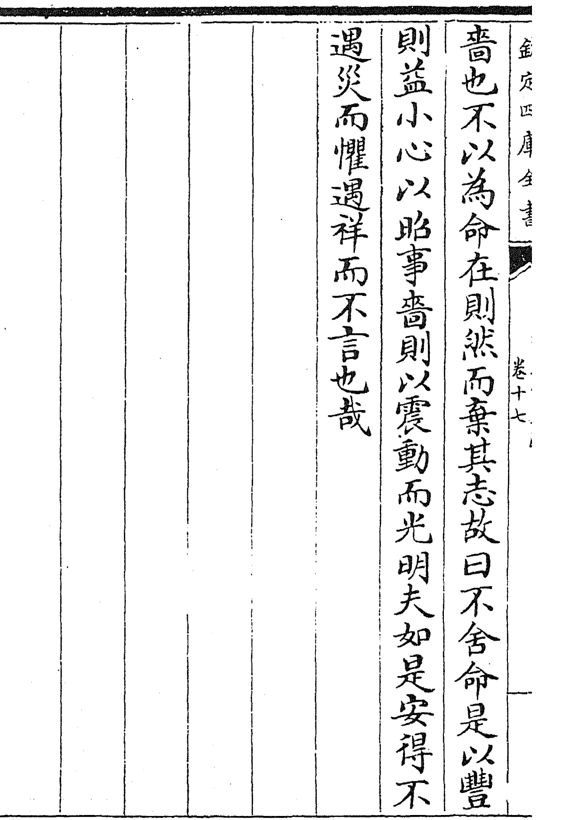

卷十七

零陵郡復乳穴記

石鍾乳餌之最良者也楚越之山多産焉於連於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以貢則買諸他部今刺史崔公至逾月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雜然謡曰甿之熙熙崔公之來公化所徹土石蒙烈以為不信起視乳穴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嚮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貨也吾是以病而紿焉今吾刺史令明而志潔先賴而後力欺誣屏息信

順休洽吾以是誠告焉且夫乳穴必在深山窮林氷雪之所儲豺虎之所廬由而入者觸昏霧扞龍蛇束火以知其物縻繩以志其返其勤若是出又不得吾直吾用是安得不以盡告今而乃誠吾告故也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笑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熈熈然以效其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珠還合浦虎渡九江大率類此耳郡國言祥瑞莫多於
漢宣史載張敞論奏黃霸語亦可為隱而顯矣即曰有
之君子必以此非祥為祥而不以彼祥為祥也如五星
淩犯可以坐筭而得日當食不食司天者失其筭也熒
惑自退豈係一言然而君子於災則不曰非災者何哉
人曰災也則皇自敬德皇自敬德奚慮其太過者易曰
未順命君子處豐以之曰志不舍命君子處嗇以之命
之豐也不以為命在則然而後然大故曰未順命命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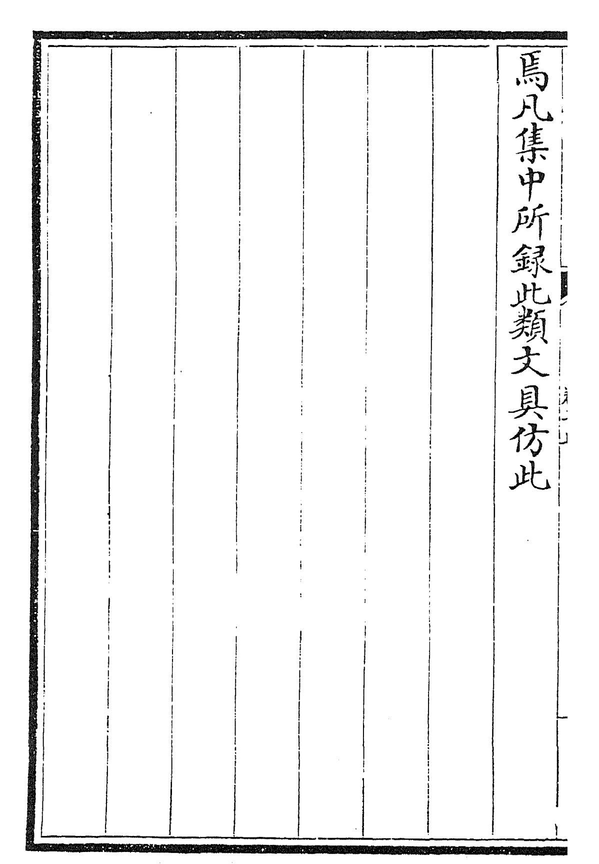
嗇也不以為命在則然而棄其志故曰不舍命是以豐則益小心以昭事嗇則以震動而光明夫如是安得不遇災而懼遇祥而不言也哉

邕州馬退山茅亭記

冬十月作新亭於馬退山之陽因高丘之阻以面勢無欂櫨節梲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是山崒然起於莽蒼之中馳奔雲矗亘數十百里尾蟠荒陬首注大溪諸山來朝勢若星拱蒼翠詭狀綺綰繡錯蓋天鍾秀於是不限於遐裔也然以壤接荒服俗參夷徼周王之馬跡不至謝公之屐齒不及巖徑蕭條登探者以為嘆歲在辛卯我仲兄

以方牧之命試於是邦夫其德及故信孚信孚故人和人和故政多暇由是嘗徘徊北山以寄勝概迺壓迺塗作我攸宇於是不崇朝而木工告成每風止雨收煙霞澄鮮輒角巾鹿裘率昆弟友生冠者五六人步山椒而登焉於是手揮絲桐目送還雲西山爽氣在我襟袖以極萬類攬不盈掌夫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蘭亭也不遭右軍則清湍修竹蕪没於空山矣是亭也僻介閩嶺佳境罕到不書所作使盛跡鬱堙是貽林澗之媿故志之

宗元零陵三亭記謂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寧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夫山水之奇觀非可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而得之者也則古人之能述以文者不越几研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夫亦藏修息游之最善地矣宗元善記故錄之多以其可為養心之助云爾夫文之無與於理道而工且妍者猶夫山水花木也若其以玩替政以荒去理則毋曰文也而為君子之所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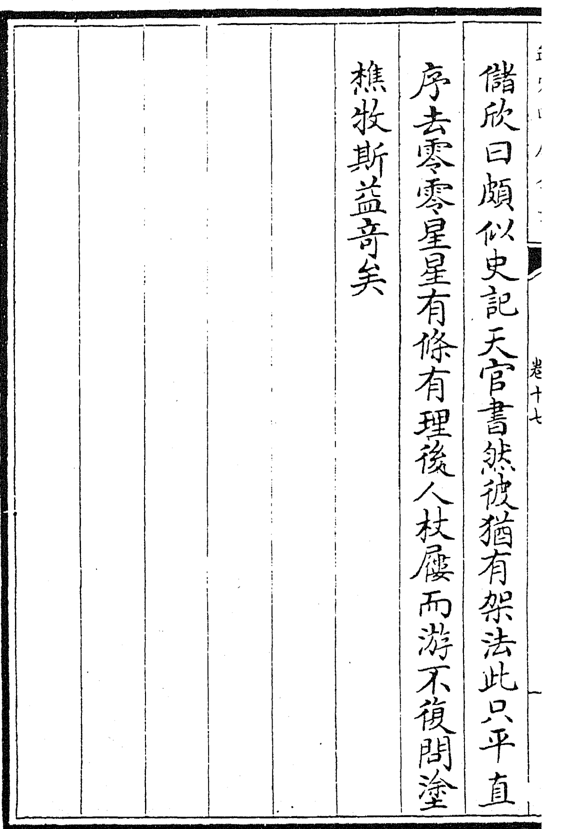
焉凡集中所録此類文具倣此

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涯北有雙山夾道嶄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於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硯南絶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下上若一曰甑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

獨立不倚北沉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成形如肺肝如茄房或積於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大無竅正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脉十有九道可奕故以云其山多檉多

櫧多篔簹之竹多槖吾其鳥多秭歸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尤多秭歸西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轂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洄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緑青之魚及石鯽多鯈雷山兩崖皆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彘脩形糈稌酒陰虡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峩山在野中無麓峩水出焉東流入於潯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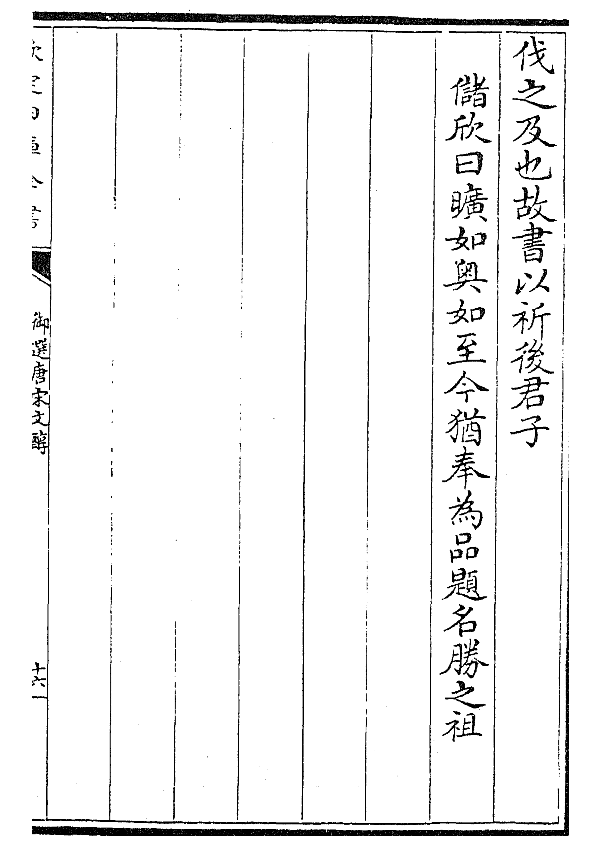


儲欣曰頗似史記天官書然彼猶有架法此只平直序去零零星星有條有理後人杖屨而游不復問塗樵牧斯益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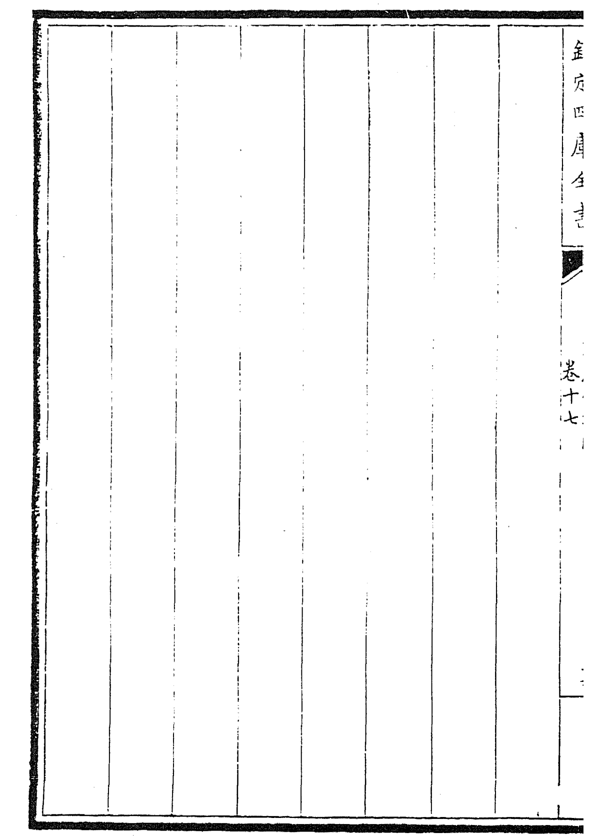
永州龍興寺東丘記

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其地之凌阻峭出幽鬱寥廓悠長則於曠宜抵丘垤伏灌莽迫遽迴合則於奧宜因其曠雖增以崇臺延閣迴環日星臨瞰風雨不可病其敞也因其奧雖增以茂樹藂石穹若洞谷蓊若林麓不可病其邃也今所謂東丘者奧之宜者也其始龕之外棄地余得而合焉以屬於堂之北垂凡坳窪坻岸之狀無廢其故屏以密竹聯以曲梁桂檜

松杉梗柟之植幾三百本嘉卉美石又經緯之俛入綠縟幽藹蓊蔚步武錯迕不知所出温風不爍清氣自至水亭陿室曲有奥趣然而至焉者往往以邃為病噫龍興永之佳寺也登高殿可以望南極闢大門可以瞰湘流若是其曠也而於是小丘又將披而攘之則吾所謂游有二者無乃闕焉而喪其地之宜乎丘之幽幽可以處休丘之窅窅可以觀妙溽暑遁去茲丘之下太和不遷茲丘之巔奥乎茲丘孰從我游余無召公之德懼翦


伐之及也故書以祈後君子

儲欣曰曠如奥如至今猶奉為品題名勝之祖



駁復讐議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邽人徐元慶者父爽為縣尉趙師韞所殺卒能手刃父讐束身歸罪當時諫臣陳子昂建議誅之而旌其閭且請編之於令永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以防亂也若曰無為賊虐凡為治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誅其可旌茲謂濫黷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僭壞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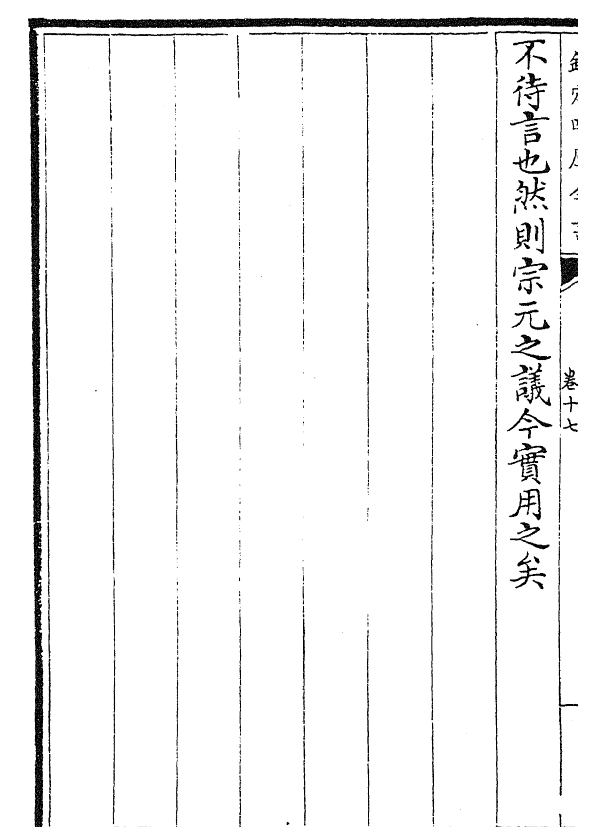
甚矣果以是示於天下傳於後代趨義者不知所向違害者不知所立以是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已矣嚮使刺讞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判然離矣何者若元慶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奮其吏氣虐於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籲號不聞而元慶能以戴天為大耻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讐人之胷介然自克即死無憾是守禮而行

義也執事者宜有慚色將謝之不暇而又何誅焉其或
元慶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非死於吏
也是死於法也法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
吏是悖驁而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
焉且其議曰人必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
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讎者蓋其寃抑沉痛而號
無告也非謂抵罪觸法陷於大戮而曰彼殺之我乃殺
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

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今若取此以斷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元慶能不越於禮服孝死義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豈其以王法為敵讎者哉議者反以為戮黷刑壞禮其不可以為典明矣請下臣議附於令有斷斯獄者不宜以前

議從事謹議

韓愈復讐議曰凡有復父讐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盖謂不為定律而使朝士引經以斷也宗元之議則謂當讐不當讐自有一定更為明白自明代至今凡父祖被人殺子孫救護登時殺其人者勿論非登時並予杖其報讐殺官吏如此篇所云者律無明文非無明文也其不當讐歟自以殺本管官律論不待言也其當讐歟則即用此律科斷亦



不待言也然則宗元之議今實用之矣

箕子碑

凡大人之道有三一曰正蒙難二曰法授聖三曰化及民殷有仁人曰箕子實具兹道以立於世故孔子述六經之旨尤殷勤焉當紂之時大道悖亂天威之動不能戒聖人之言無所用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祀故不為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具是二道有行之者矣是用保其明哲與之俯仰晦是謨範辱於囚奴昏而無邪隤而不息故在易曰箕子之明夷正蒙

難也及天命既改生人以正乃出大法用為聖師周人得以序彝倫而立大典故在書曰以箕子歸作洪範法授聖也及封朝鮮推道訓俗惟德無陋惟人無遠用廣殷祀俾夷為華化及民也率是大道藂於厥躬天地變化我得其正其大人歟於虖當其周時未至殷祀未殄比干已死微子已去向使紂惡未稔而自斃武庚念亂以圖存國無其人誰與興理是固人事之或然者也然則先生隱忍而為此其有志於斯乎唐某年作廟汲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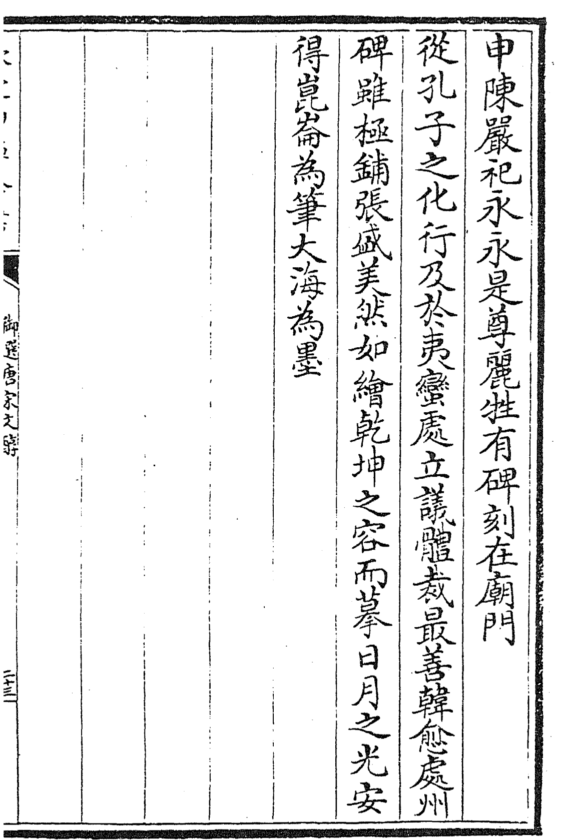
歲時致祀嘉先生獨列於易象作是頌云
蒙難以正授聖以謩宗祀用繁夷民其蘇憲憲大人顯
晦不渝聖人之仁道合隆汙明哲在躬不陋爲奴冲讓
居禮不盈稱孤高而無危卑不可踰非死非去有懷故
都時詘而伸卒爲世模易象是列文王爲徒大明宣昭
崇祀式孚古闕頌辭繼在後儒
儲欣謂末段乃書生事後揣測之談當日不顧行遯何
暇計及今按易明夷六五曰箕子之明夷利貞孔子曰

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當紂之時孟子謂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猶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相與輔相之故久而後失之也然則比干死微子微仲膠鬲歸周若無箕子明不既息矣乎宗元末段之意實本諸孔子也碩果不食松栢後凋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誠聖賢與天地同心之處觀夫東漢之末賢士大夫淪胥以亡於是郭泰有殄瘁之傷阜操無顧忌之意宗元之論夫又曷可議哉

柳州文宣王新修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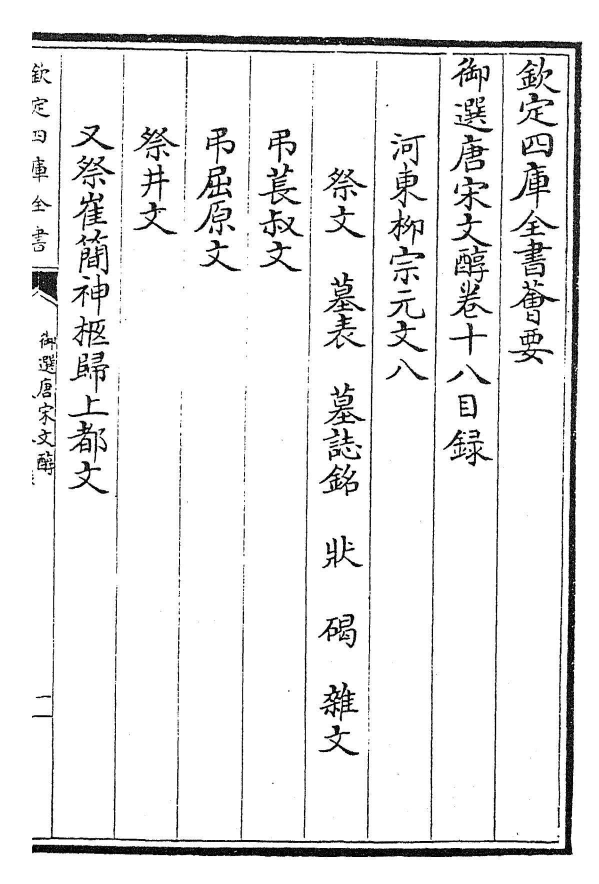
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惟柳州古為南夷椎髻卉裳攻劫鬬暴雖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漢之勇不能威至於有國始循法度置吏奉貢咸若采衛冠帶憲令進用文事學者道堯舜孔子如取諸左右執經書引仁義旋辟唯諾中州之士時或病焉然後知唐之德大以遐孔子之道尊而明元和十年八月州之廟屋壞幾毀神位刺史柳宗元始至大懼不任以墜教基丁未奠薦法齊時事

禮不克施乃合初亞終獻三官衣布洎於羸財取土木金石徵工僦功完舊益新十月乙丑王宫正室成乃安神棲乃正法庭祇會羣吏卜日之吉虔告於王靈曰昔者夫子嘗欲居九夷其時門人猶有惑聖言今夫子代千有餘載其教始行至於是邦人去其陋而本於儒孝父忠君言及禮義又況巍巍然炳炳然臨而炙之孚惟夫子以神道設教我今罔敢知欽若兹教以寧其神追思告誨如在於前苟神之在曷敢不虔居而無陋罔貳昔言



中陳嚴祀永永是尊麗牲有碑刻在廟門
從孔子之化行及於夷蠻處立議體裁最善韓愈處州
碑雖極鋪張盛美然如繪乾坤之容而摹日月之光安
得崑崙為筆大海為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八目錄

河東柳宗元文八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八

河東柳宗元文八

弔萇叔文

有周之羸兮邦國異圖臣乘君則兮王易為侯威强逆制兮鬱命轉幽疹蠱膠密兮肝膽為尤奸權蒙貨兮忠勇以劉伊時云幸兮大夫之羞嗚呼危哉河渭潰溢兮横軀以抑嵩高坼陊兮舉手排直壓溺之不慮兮堅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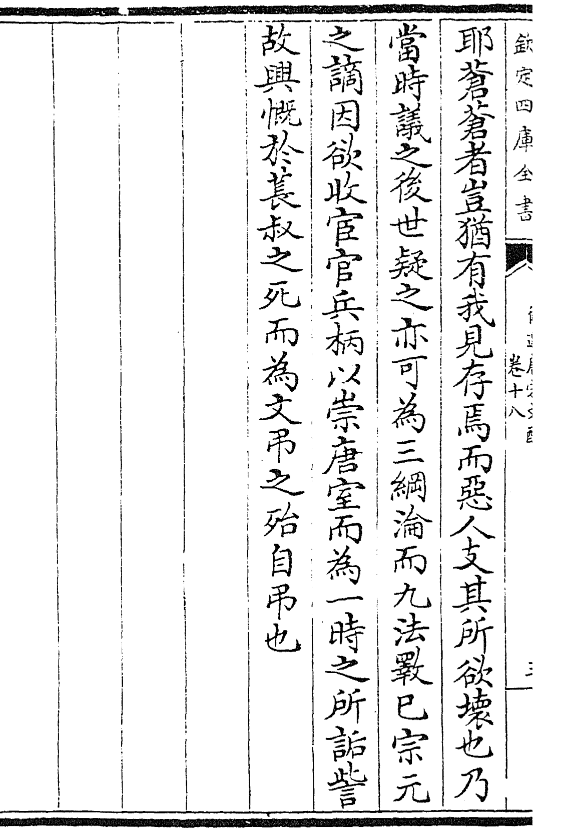
以為式知死不可撓兮明章人極夫何大夫之炳烈兮
王不寤夫讒賊卒施快於剽狡兮怛就制乎強國松栢
之斬刈兮蓊茸欣植盜驪折足兮罷駑抗臆鷙鳥之高
翔兮䕫狐惴而不食竊畏忌以羣朋兮夫孰病百而伸
一挺寡以校衆兮古聖人之所難矧援羸以威敖兮茲
固蹈危而違安殺身之匪予戚兮閔宗周之不完豈成
城以夸功兮哀清廟之將殘嫉彪子之肆誕兮彌皇覽
以為謾姑舍道以從世兮焉用夫考古而登賢指白日

以致憤兮卒頽幽而不列版上帝以飛精兮黕寥廓而殄絶竭馮雲以翀翃兮終寘寘以鬱結欲登山以號辭兮愈洋洋以超忽心沍涸其不化兮形凝冰而自慄圖始而慮末兮非大夫之操陷瑕委厄兮固衰世之道知不可而愈進兮誓不偷以自好陳誠以定命兮侔貞臣以與為友比干之以仁義類兮緬邈絶以不羣伯夷殉潔以莫怨兮孰克軌其遺塵苟端誠之内虧兮雖耆老其誰珍古固有一死兮賢者樂得其所大夫死忠兮君

子所與嗚呼哀哉敬弔忠甫

三綱湮九法斁則乾坤或幾於息矣其所由來者微在論利害而不論是非耳夫敬王周天子也遭王子朝之亂出居成周諸侯戍之月役煩勞萇叔乃請城之此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且無所為是而又安得有非乃衛彪傒適周見單穆公謂萇叔必不得其死天之所支不可壞也其壞亦不可支也周既為天所壞而萇叔猶欲支之當必為戮適晉范吉射中行寅叛責周

為之援周乃殺萇叔千載而下惑於彪傒之誕論羣謂萇叔支天之所壞而受天罰焉豈非所為論利害而不論是非者乎孔子萬世師也其言必可信也千古是非宜所折衷也公山弗擾以費叛召子欲往而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為東周乎可知孔子未嘗一日忘周雖叛其大夫之陪臣至賤至鄙而如欲用之即思因之以興周室矣孔子既然可無疑於萇叔之事矣萇叔身為周之大夫合諸侯城成周以衛蒙塵之天子此豈天之所惡



耶蒼蒼者豈猶有我見存焉而惡人支其所欲壞也乃當時議之後世疑之亦可為三綱淪而九法斁巳宗元之謫因欲收官官兵柄以崇唐室而為一時之所訾訾故興慨於萇叔之死而為文弔之殆自弔也

弔屈原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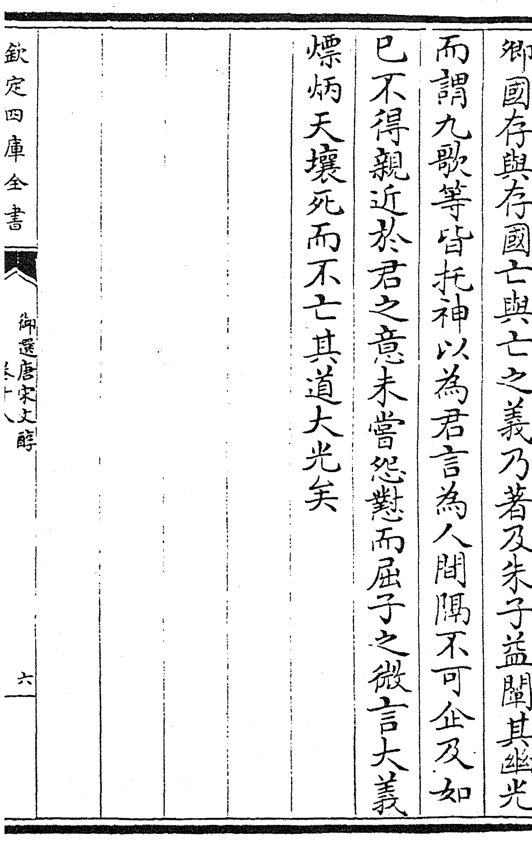
後先生蓋千祀兮余再逐而浮湘求先生之汨羅兮擥蘅若以薦芳願荒忽之顧懷兮冀陳辭而有光先生之不從世兮惟道是就支離搶攘兮遭世孔疚華蟲薦壤兮進御羔褏牝雞咿嚘兮孤雄束咮哇咬環觀兮蒙耳大呂堇喙以為羞兮焚棄稷黍犴獄之不知避兮宮庭之不處陷塗藉穢兮榮若繡黼榱折火烈兮娭娭笑舞讒巧之嘵嘵兮惑以為咸池便媚鞠恧兮美愈西施謂

諆言之怪誣兮反寘瑱而遠違匿重適以諱避兮進俞
湲之不可為何先生之凛凛兮厲鍼石而從之但仲尼
之去魯兮曰吾行之遲遲栁下恵之直道兮又焉往而
可施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
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
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
渝兮夫惟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愊兮滔大故而不
貳沉璜瘞佩兮孰幽而不光荃蕙蔽匿兮胡久而不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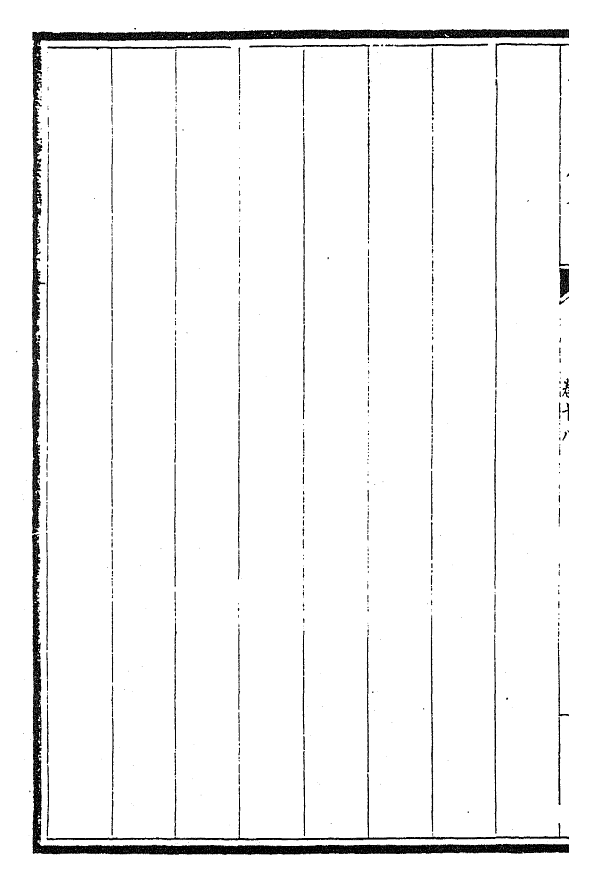
先生之貌不可得兮猶髣髴其文章託遺編而歎喟兮渙余涕之盈眶呵星辰而驅詭怪兮夫孰救於崩亡何揮霍夫雷電兮苟為是之荒茫耀姱辭之矘朗兮世果以是之為狂哀余衷之坎坎兮獨蘊憤而增傷諒先生之不言兮後之人又何望忠誠之既內激兮抑銜忍而不長芈為屈之幾何兮胡獨焚其中腸吾哀今之為仕兮庸有慮時之否臧食君之祿畏不厚兮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兮曰吾言之不行既婾風之不可去

兮懷先生之可忘

賈誼曰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遥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汚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横江湖之鱣鯨固將制乎螻蟻蓋深歎屈原之不去楚卒以自戕如云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之謂也至柳宗元乃曰委故都以從利兮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然後貴戚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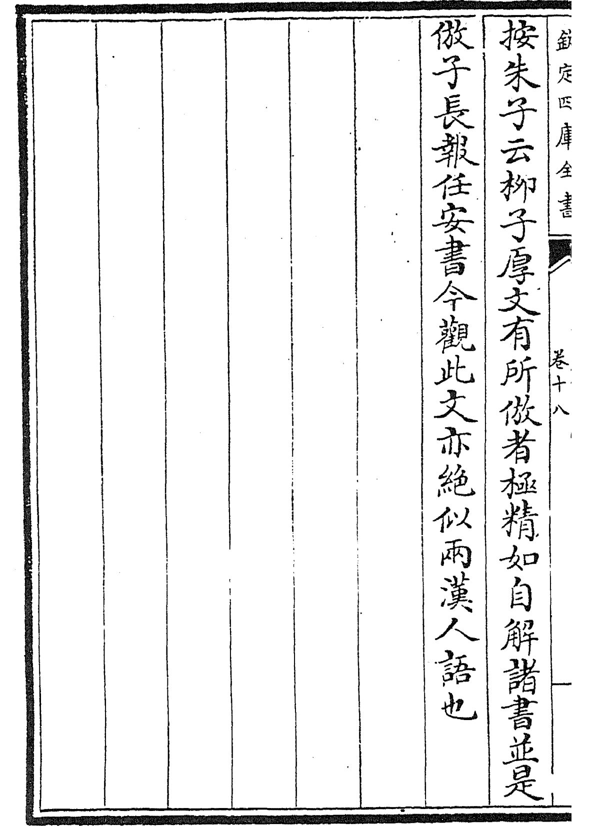


御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義乃著及朱子益闡其幽光而謂九歌等皆托神以為君言為人間隔不可企及如巳不得親近於君之意未嘗怨懟而屈子之微言大義熛炳天壤死而不亡其道大光矣



祭井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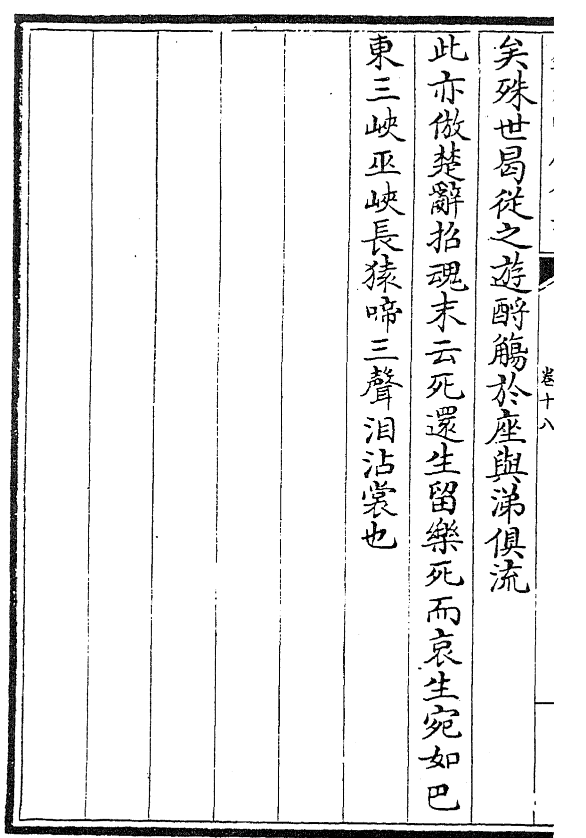
致祭於水土之神惟神蓄是玄德演為人用不窮之養功齊乳潼惟古有制八家所共是邦闕焉官守斯恐蘊利茲久閟靈則深爰告有神惟惻我心卜茲利兆於彼城陰神斯有仁是鑒是臨惟昔善崩今則堅好惟昔遞石今則順道終古所無聿從心禱非神是與人力焉保發自玄冥成於富媼克長厥靈不愛其寶敬修報禮式薦蘋藻



按朱子云柳子厚文有所倣者極精如自解諸書並是倣子長報任安書今觀此文亦絶似兩漢人語也

又祭崔簡神柩歸上都文

嘻乎崔公之柩嘻乎崔公楚之南其土不可以室或坋而頹或硧而崒陰流洩漏濺没渝溢碩鼠大蟻傍穿側出虧疎脆薄久乃自窒不如君之鄉式堅且密嘻乎崔公楚之南其鬼不可與友躁戾佻險睒眒欺苟脞賤暗留輕躍妄走不思已類好是羣醜不如君之鄉式和且偶日月甚良子姓甚勤具是舟轝寧君之神去爾夷方返爾故鄉奕奕其歸宜樂且欣君死而還我生而留遠



矣殊世局從之遊酹觴於座與涕俱流

此亦倣楚辭招魂末云死還生留樂死而哀生宛如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泪沾裳也

唐故給事中皇太子侍讀陸文通先生墓表

孔子作春秋千五百年以名為傳者五家今用其三焉秉觚牘焦思慮以為論注疏說者百千人矣攻訐狠怒以辭氣相擊排冒沒者其為書處則充棟宇出則汗牛馬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後之學者窮老盡氣左視右顧莫得其本則專其所學以訾其所異黨枯竹護朽骨以至於父子傷夷君臣詆悖者前世多有之甚矣聖人之難知也有吳郡人陸先生質與其師友天水啖助洎趙

匡能知聖人之旨故春秋之言及是而光明使庸人小童皆可積學以入聖人之道傳聖人之教是其德豈不侈大矣哉先生字某既讀書得制作之本而獲其師友於是合古今散同異聯之以言累之以文盖講道者二十年書而志之者又十餘年其事大備為春秋集注十篇辯疑七篇微指二篇明章大中發露公罷其道以生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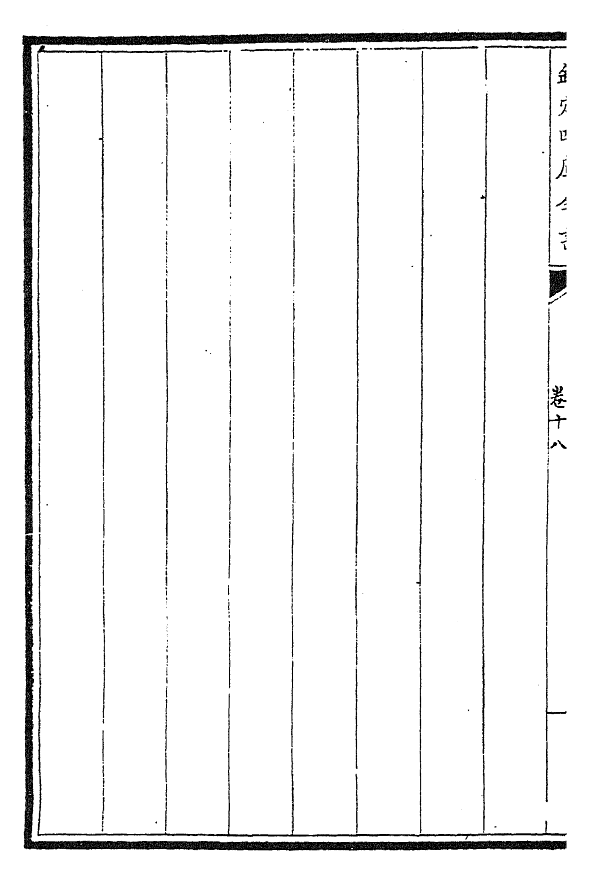
不過乎物既成以授世之聰明之士使陳而明之故其書出焉而先生為巨儒用是為天子爭臣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子侍讀皆得其道刺二州守人知仁永貞年侍東宮言其所學為古君臣圖以獻而道達乎上是歲嗣天子踐祚而理尊優師儒先生以疾聞臨問加禮某月日終於京師某月日葬於某郡某里嗚呼先生道之存也以書不及施於政道之行也以言不及覩其理門人世儒是以增慟將葬以先生為能文聖人之

書通於後世遂相與謚曰文通先生後若干祀有學其書者過其墓哀其道之所由乃作石以表碣

漢唐經師之所蔽情狀備於此文質之著作名在經籍志而今能述之者尠矣司馬遷不云乎後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曷能施於後世盖謂青雲所在其下有賢聖也今質為韋執誼王叔文所臂使亦異乎附青雲者矣其說曷能久而不廢哉

唐書本傳陸質字伯冲世居吳明春秋師事趙匡匡

師吰助質盡傳二家學歷信台二州刺史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白為給事中憲宗為太子詔侍讀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輙怒曰陛下命先生為寡人講學何可及他質惶懼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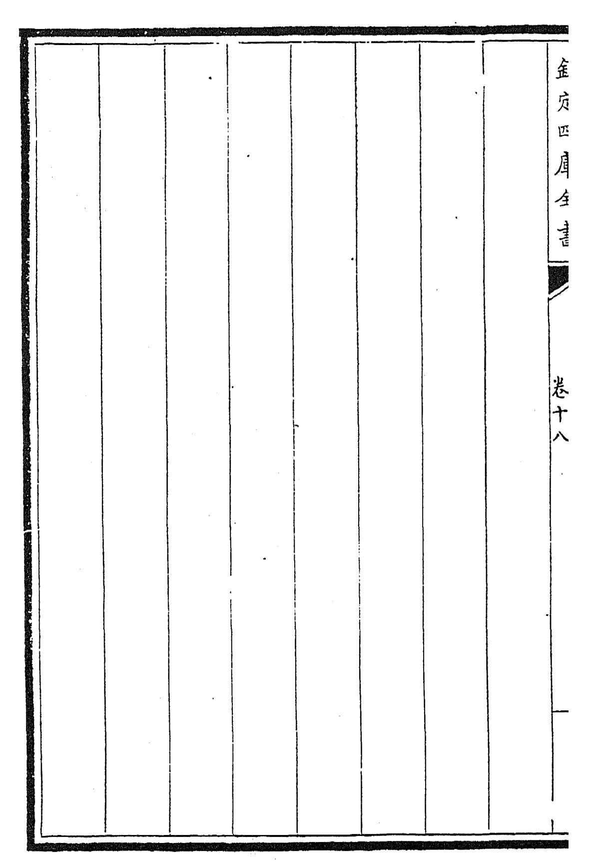


故秘書郎姜君墓誌

秘書郎姜嵒字某開元皇帝外孫也始楚國公皎與上游益貴幸子慶初得尚某公主生嵒嵒生三日上曰他物無以餉吾孫即勑有司以第六品告與緋衣銀魚得通籍出入凡名是官七十某年終不徙然其開在蜀漢荆楚以大諸矦命守州邑輙以勞稱時缺則復命好游嗜音以生貴富畜妓能傳宮中聲賢豪大夫多與連歡後加老風病手足奇右可用不能就官士有載酒來則

出妓摶髀笑戲觀者尚識承平王孫故態元和十四年
月日終桂州都督御史中丞裴公曰噫帝戚也葬不可
以廉為具物祭以豚酒月日葬州東南一里子某年若
干母曰雷姬銘曰
始賤終貴於世為遂幼榮老窮在物為凶均之得喪誰
缺誰豐若君者銀朱於始生鐘鼎以及壯不矍矍於進
取不施施於驕伉左紱右壺樂以自放雖老而容死未
嘗感乎已與夫拳拳恐悸蒙謟負義得之拘拘榮不蓋

愧以終其身而不能止者不猶優乎
銘勒金石質之乾坤夫安可以不直若如白居易所云
銘功皆太公頌德悉仲尼則繆戾昌極例其浮詞將並
擯其實善非所以為其人榮也沿而習之千百人皆浮
詞則一二人實善亦復並擯則文之為用或幾於息也
韓愈以碑板擅當時而劉乂尚攫其金曰此諛墓所得
不如與劉生為壽他可知矣如宗元此文庶幾古之遺
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八

故襄陽丞趙君墓誌

貞元十八年月日天水趙公矜年四十二客死於柳州官為斂葬於城北之野元和十三年孫來章始壯自襄州徒行求其葬不得徵書而名其人皆死無能知者來章日哭於野凡十九日唯人事之窮則庶於卜筮五月甲辰卜秦誗兆之曰金食其墨而火以貴其墓直丑在道之右南有貴神冢土是守乙巳於野宜遇西人深目而髯其得實因七日發之乃覯其神明日求諸野有叟

荷杖而東者問之曰是故趙丞兒耶吾為曹信是邇吾墓噫今則夷矣直社之北二百舉武吾為子䘮焉辛亥啓土有木焉發之緋衣緅衾凡自家之物皆在州之人皆為出涕誠來章之孝神付是叟以與適偶不然其協焉如此哉六月某日就道月日葬於汝州龍城縣期城之原夫人河南源氏先没而祔之矜之父曰漸南鄭尉祖曰倩之鄆州司馬曽祖曰弘安金紫光禄大夫國子祭酒始矜由明經為舞陽主簿蔡帥反犯難來歸擢授

襄城主簿賜緋魚袋後為襄陽丞其墓自曽祖以下皆

族以位時宗元剌柳用相其事哀而旌之以銘銘曰

詡也挈之信也葩之有朱其紱神具列之懇懇來章神

實恫汝錫之老吏告以兆語靈其鼓舞從而父祖孝斯

有終宜福是與百越蓁蓁羈鸝鬼相望有子而孝獨歸故

鄉滈盈其銘旌爾勿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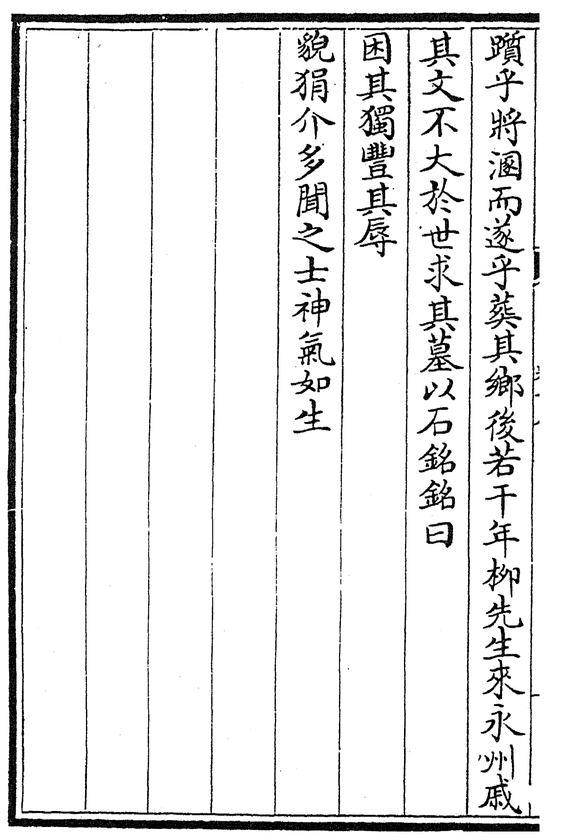
宇宙古今忠孝大節乃天地之正氣人心之正理貫乎

太虛參萬嵗而成一純若夫行事之顛末則俯仰之間

迹已陳矣漸陳漸湮漸湮漸滅良可悲夫其能使萬里千歲几席之内濯濯如生永永不渝謦欬宛然丹赤如告人人見之而天性感動至情奮發欣快起舞悲憤流涕忽不自知其嗜欲之漸湛而慨然以聖賢為立可學而至者非天下之至文其孰能與於此文不綦重矣哉此左史之敘事所以獨重於千古也柳州斯文規撫丘明甚似而幾矣

覃季子墓銘

覃季子其人生愛書貧甚尤介特不苟受施讀經傳言其說數家推太史公班固書下到今横竪鉤貫又且數十家通為書號覃子史纂又取鬻老管莊子思晏孟下到今其術自儒墨名法至於狗彘草木凡有益於世者為子纂又百有若干家篤於聞不以仕為事黙陟使取其書以氏名聞除太子校書某年月日死永州祁陽縣某鄉將死歎曰寧有聞而窮乎將無聞而豐乎寧介而



躓乎將涸而遂乎葬其鄉後若干年柳先生來永州戚
其文不大於世求其墓以石銘銘曰
困其獨豐其辱
貌狷介多聞之士神氣如生

段太尉逸事狀

太尉始為涇州刺史時汾陽王以副元帥居蒲王子晞為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寓軍邠州縱士卒無賴邠人偷嗜暴惡者卒以貨竄名軍伍中則肆志吏不得問日羣行丐取於市不嗛輙奮擊折人手足椎釡鬲甕盎盈道上把臂徐去至撞殺孕婦人邠寧節度使白孝德以王故戚不敢言太尉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分公理公見人被暴害因恬然且大亂若何孝

德曰願奉教太尉曰某爲涇州甚適少事今不忍人無冦暴死以亂天子邊事公誠以都虞侯命某者能爲公已亂使公之人不得害孝德曰幸甚如太尉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又以刃刺酒翁壞釀器酒留溝中太尉列卒取十七人皆斷頭注槊上植市門外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太尉曰將奈何太尉曰無傷也請辭於軍孝德使數十人從太尉太尉盡辭去解佩刀選老躄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太尉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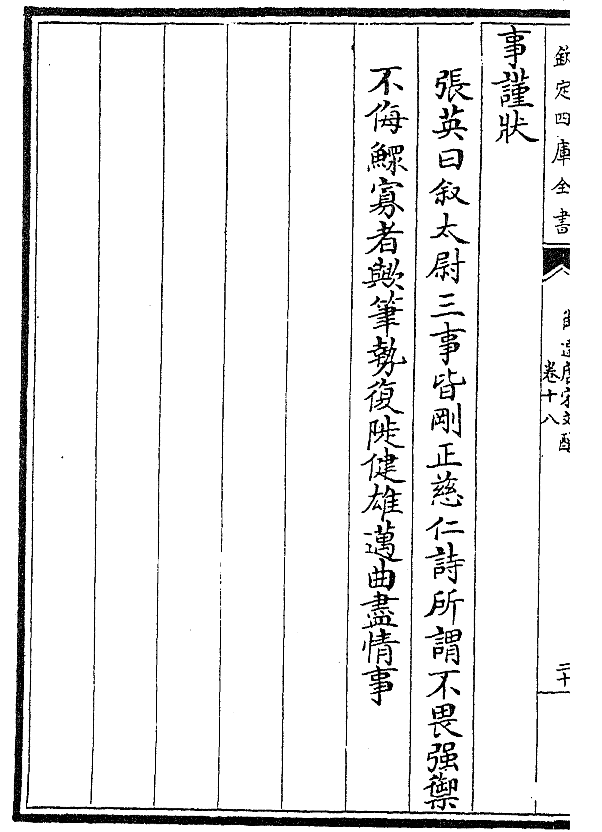
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甲者愕因諭曰尚書固負若屬耶副元帥固負若屬耶奈何欲以亂敗郭氏為白尚書出聽我言晞出見太尉太尉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為暴暴且亂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邠人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如是不止幾日不大亂大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倚副元帥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曰公幸教晞以道恩甚大願

奉軍以從顧叱左右曰皆解甲散還火伍中敢譁者死太尉曰吾未晡食請假設草具既食曰吾疾作願留宿門下命持馬者去旦日來還卧軍中晞不解衣戒候卒擊柝衛太尉旦俱至孝德所謝不能請改過邠州由是無禍先是太尉在涇州為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諶取人田自占數十頃給與農曰且熟歸我半是歲大旱野無草農以告諶諶曰我知入數而已不知旱也督責益急且飢死無以償即告太尉太尉判狀辭甚巽使人求諭

諶諶盛怒召農者曰我畏段某耶何敢言我取判鋪背上以大杖擊二十垂死輿來庭中太尉大泣曰乃我困汝即自取水洗去血裂裳衣瘡手注善藥旦夕自哺農者然後食取騎馬賣市穀代償使勿知淮西寓軍帥尹少榮剛直士也入見諶大罵曰汝誠人耶涇州野如赭人且飢死而必得穀又用大杖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也而汝不知敬今段公唯一馬賤賣市穀入汝汝又取不耻凡為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又取仁者穀

使主人出無馬汝將何以視天地尚不愧奴隷耶諶雖暴抗然聞言則大愧流汗不能食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及太尉自涇州以司農徵戒其族過岐朱泚幸致貨幣慎勿納及過泚固致大綾三百疋太尉壻韋晤堅拒不得命至都太尉怒曰果不用吾言晤謝曰處賤無以拒也太尉曰然終不以在吾第以如司農治事堂棲之梁木上泚反太尉終吏以告泚泚取視其故封識具存

元和九年月日永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柳宗元謹上史館今之稱太尉大節者出入以為武人一時奮不慮死以取名天下不知太尉之所立如是宗元嘗出入岐周邠斄間過真定北上馬嶺歷亭鄣堡戍竊好問老校退卒能言其事太尉為人姁姁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會州刺史崔公來言信行直備得太尉遺事覆校無疑或恐尚逸墜未集太史氏敢以狀私於執



事謹狀

張英曰叙太尉三事皆剛正慈仁詩所謂不畏强禦不侮鰥寡者歟筆勢復陡健雄邁曲盡情事

國子司業陽城遺愛碣

四年五月皇帝以銀印赤紱即隱所起陽公爲諫議大夫後七年廷諍懇至累日不解帝尤嘉異遷爲國子司業莅直優賢道光師儒又四年九月巳巳出拜道州刺史太學生魯郡李償盧江何蕃等百六十人投業奔走稽首闕下叫閽籲天願乞復舊朝廷重更其事如巳巳詔翌日會徒北嚮如初行至延喜門公使追奪其章遮道願罷遂不果獻生徒嗷嗷顧盼徘徊昔公之來仁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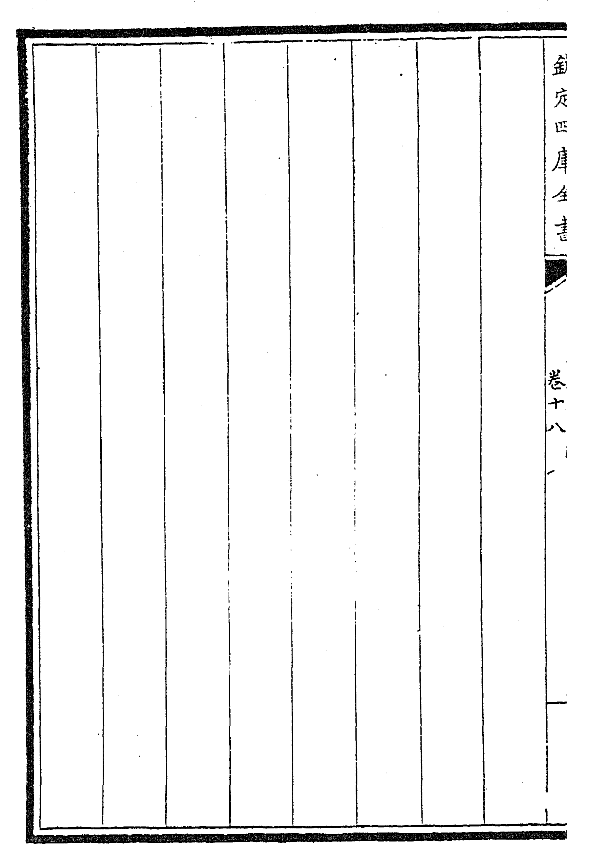
扇揚暴慠革面柔輭有立聽聞嘉言樂甚鐘鼓瞻仰德
宇高蹈嵩岱及公當職施政示人準程良士勇善偽夫
去飾惰者益勤誕者益恭沉酗酖酒斥逐郊遂違親三
歲罷退鄉黨令未及下乞歸就養者二十餘人禮順克
彰孝悌以興則又講貫經籍俾達奥義簡習孝秀俾極
儒業冠屨裳衣由公而嚴進退揖讓由公而儀公征甚
遐吾黨誰師遂相與咨度署吏布告諸儒願立貞珉侔
高狀明乃訪於學古之士紀公名字垂憲於後公名城

守亢宗家於北平隱於條山惟公端粹沖和高嶷懿醇道德仁明孝愛友悌薰襲里閈布聞天下守節貞固患難不能遷其心怡性坦厚榮位不足動其神為司諫議震於周行為司業愛加於生徒宜乎立石俾後是憲其辭曰

惟兹陽公履道葆醇爰初隱聲覆簣基仁德充而形乃作諫臣抗志勵義直道是陳帝求師儒貳我成均開朗蒙滯宣明德教太和潛布元機密照羣生閒禮後學知

孝進退作則動言是傚匪公之軌人用奚蹈麄厲貪凌
待公順之欺偽譎詐待公信之少年申申咸適其宜榎
楚廢弛尊嚴而威公褒其良俾升於堂癯者既肥榮如
衮衣公棄不用懲咎内訟既訟於内猶公之誨匪仁孰
親匪德孰尊今公于征孰表儒門生徒上言稽首帝閽
謂天蓋高曽莫我聞青衿涕濡填街盈衢遠送於南望
墓踟躕立石書德用揚懿則嗚呼斯文遺愛罔極
陽城獨行君子絶似東漢人宗元作遺愛碣亦力倣東

漢金石文字



唐故御史周君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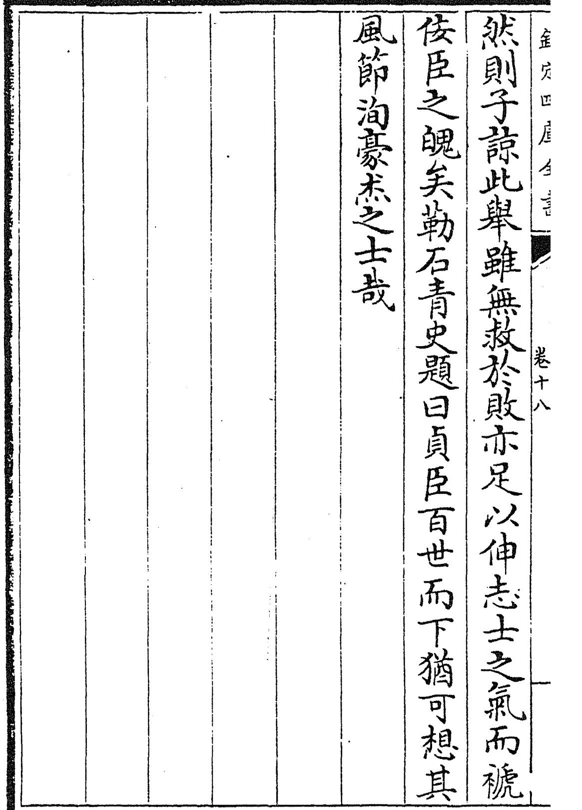
有唐貞臣汝南周氏諱某字某以諫死葬於某貞元十二年柳宗元立碣於其墓左在天寶年有以諂諛至相位賢臣放退公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於墀下史臣書之公之死而佞者始畏公議於虖古之不得其死者衆矣若公之死志匡王國氣震姦佞動獲其所斯蓋得其死者歟公之德之才洽於傳聞卒以不試而獨申其節猶能奮百代之上以為世軌第令生於定哀之間

則孔子不曰未見剛者出於秦楚之後則漢祖不曰安得猛士而存不及興王之用沒不遭聖人之歎誠立志者之所悼也故為之銘銘曰

忠為美道是履諫而死佞者止史之志石以紀為臣軌兮

玄宗罷裴耀卿張九齡而相李林甫牛仙客安危之機定於此矣子諒志存忠愛奮不顧身慷慨陳詞受杖而死可謂能得死所者也論者或謂徒死無益不若從容

以觀其變不知子諒之為此亦何忍逆料其君之必不聽而姑為是一死以成名哉蓋明皇初政非甚昏暗苟俾邀宗社之福因諍臣一言大悔於厥心則轉敗為功固忠臣義士所禱祀而求者矣不謂奸邪之錮蔽已深彼蒼之降禍已亟事之不成命也然子諒之死實不為無益大凡權奸之亂政其初未嘗不畏公議故必於臺諫之地廣布私人而後可以得志即觀林甫立仗馬之言固欲以威力脅服廷臣而其中亦有不自安之意焉



然則子諒此舉雖無救於敗亦足以伸志士之氣而褫佞臣之魄矣勒石青史題曰貞臣百世而下猶可想其風節洵豪杰之士哉

乞巧文

柳子夜歸自外庭有設祠者餈餌馨香蔬果交羅插竹垂綏剖瓜犬牙且拜且祈怪而問焉女隸進曰今兹秋孟七夕天女之孫將嬪於河鼓邀而祠者幸而與之巧驅去蹇拙手目開利組紝縫製將無滯於心焉為是禱也柳子曰苟然歟吾亦有所大拙儻可因是以求去之乃纓弁束衽促武縮氣旁趨曲折傴僂將事再拜稽首稱臣而進曰下土之臣竊聞天孫專巧於天轇轕璇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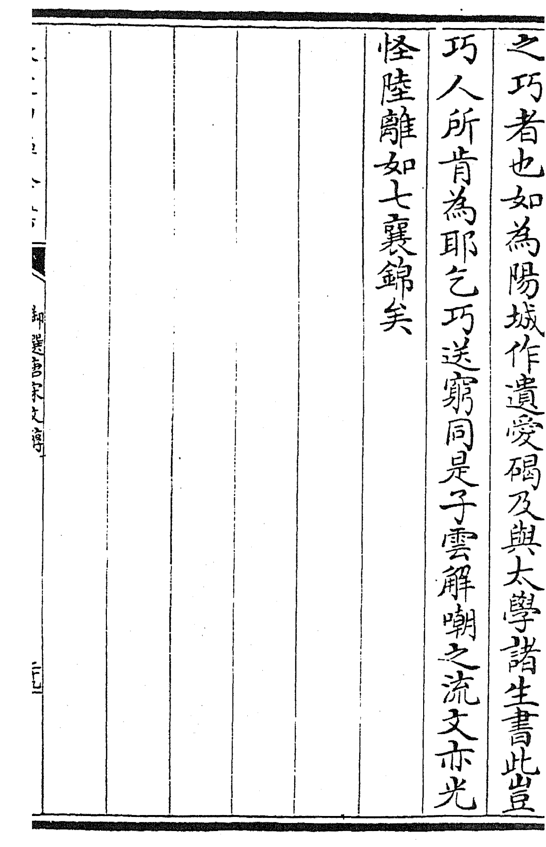
經緯星辰能成文章黼黻帝躬以臨下民欽聖靈仰光
耀之日久矣今聞天孫不樂其獨得貞卜於元龜將蹈
石梁欵天津儷於神夫於漢之濱兩旗開張中星耀芒
靈氣翕欻兹辰之良幸而弭節薄游民間臨臣之庭曲
聽臣言臣有大拙智所不化醫所不攻威不能遷寛不
能容乾坤之量包含海岳臣身甚微無所投足蟻適於
垤蝸休於殼黿鼉螺蜯皆有所伏臣物之靈進退惟辱
仿佯為狂局束為諂吁吁為詐坦坦為忝他人有身動

必得宜周旋獲笑顛倒逢嘻已所尊昵人或怒之變情徇勢射利抵巇中心甚憎為彼所竒忍仇佯喜悅譽遷隨胡執臣心常使不移反人是已曽不懼疑貶名絶命不負所知抃嘲似傲貴者啓齒臣旁震驚彼且不耻叩稽匍匐言語諵詭令臣縮恧彼則大喜臣若效之瞋怒叢已彼誠大巧臣拙無比王侯之門狂吠狴犴臣到百步喉喘顛汗睢盱逆走魄遁神叛欣欣巧夫徐入縱誕毛羣掉尾百怒一散世途昏險擬步如漆左低右昂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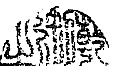
冒衝突鬼神恐悖聖智危慄泯焉直透所至如一是獨何工縱橫不恤非天所假彼智焉出獨嗇於臣恒使玷黙沓沓鶱鶱恣口所言迎知喜惡黙測憎憐揺脣一發徑中心原膠如鉗夾誓死無還探心扼膽踊躍拘牽彼雖佯退胡可得擠獨結臣舌瘖抑銜寃擘背流血一辭莫宣胡為賦授有此奇偏眩燿為文瑣碎排偶抽黄對白噞咞飛走駢四儷六錦心繡口宮沉羽振笙簧觸手觀者舞悅誇談雷吼獨溺臣心使甘老醜嚚昏莽鹵樸

鈍枯朽不期一時以俟悠久旁羅萬金不斲弊帚跪呈豪傑投棄不有眉矉頞蹙喙唾胷毆大赧而歸填恨低首天孫司巧而窮臣若是卒不余畀獨何酷歟敢願聖靈悔禍矜臣獨艱付與姿媚易臣頑顏鑿臣方心規以大圓拔去吶舌納以工言文詞婉軟步武輕便齒牙饒美眉睫增姸突梯卷臠為世所賢公侯卿士五步十連彼獨何人長享終天言訖又再拜稽首俯伏以俟至夜半不得命疲極而睡見有青裒朱裳手持絳節而來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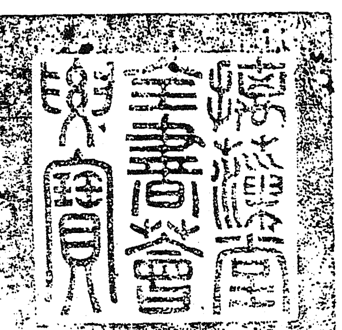
曰天孫告汝汝詞良苦凡汝之言吾所極知汝擇而行
嫉彼不為汝之所欲汝自可期胡不為之而誑我為汝
唯知耻諂貌淫辭寧辱不貴自適其宜中心已定胡妄
而祈堅汝之心密汝所持得之為大失不汚卑凡吾所
有不敢汝施致命而昇汝慎勿疑嗚呼天之所命不可
中華泣拜欣受初悲後懌抱拙終身以死誰惕
人病宗元以巧進被謫而作乞巧文自謂抱拙終身考
諸史傳其為人蓋喜立事急功名以至於敗非為機變



之巧者也如為陽城作遺愛碣及與太學諸生書此豈巧人所肯為耶乞巧送窮同是子雲解嘲之流文亦光怪陸離如七襄錦矣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錄監生臣史映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原任主事臣李斯咏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目録

隴西李翺文一

賦　雜著

幽懷賦

復性書上

復性書中

復性書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二百八十三集部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

隴西李翺文一

幽懷賦

朋友有相歎者賦幽懷以答之其辭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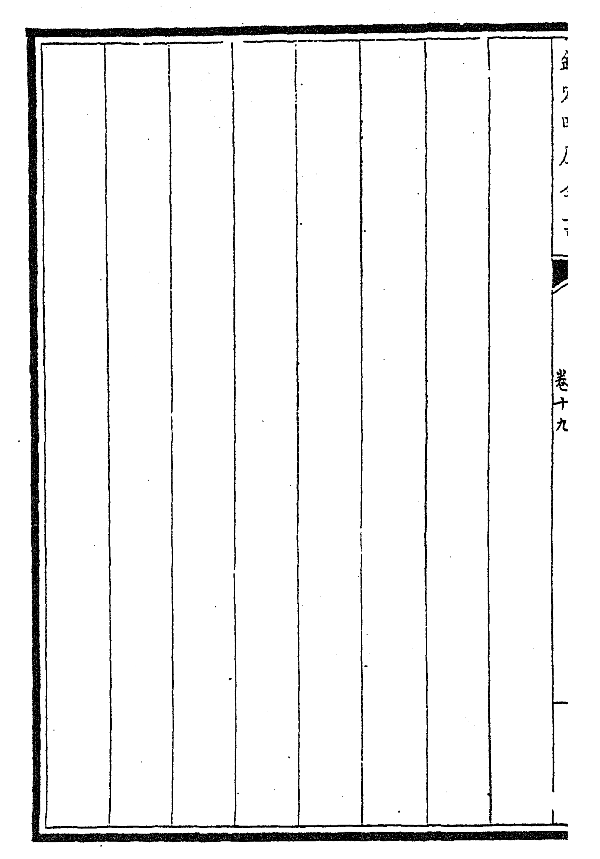
衆囂囂而雜處兮咸嗟老而羞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儻中懷之自得兮終老死其何悲昔孔門之多賢兮惟回也爲庶幾超羣情以獨去兮指聖域而

高追固簞食與瓢飲兮寧服輕而駕肥望若人其何如
兮慙吾德之纖微躬不田而飽食兮妻不織而豐衣援
聖賢而比度兮何僥倖之能希念所懐之未展兮非悼
已而陳私自禄山之始兵兮歲周甲而未夷何神堯之
郡縣兮乃家傳而自持稅生人而育卒兮列高城以相
維何兹世之可久兮宜永念而遐思有三苗之逆命兮
舞干羽以來之惟刑德之既修兮無遠邇而咸歸當高
祖之初起兮提一旅之羸師能順天而用衆兮竟掃寇

而戡隋况天子之神明兮有烈祖之前規剗弊政而還
本兮如反掌之易為苟廟堂之治得兮何下邑之能違
哀予生之賤遠兮包深懷而告誰嗟此誠之不達兮惜
此道而無遺獨中夜以潸歎兮匪吾憂之所宜
歐陽修曰予始讀翺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
爾智者識其性當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
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翺特窮時憤世無
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翺為秦

漢間好俠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人者也最後讀幽懐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翺不生於今而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翺時與翺上下其論也況迺翺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翺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

以天下取河北以為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為翺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然翺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脫有一人能如翺憂者又皆疏遠與翺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為狂人則以為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



復性書上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充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充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性者天之

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邪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者邪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於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潛於山非不泉也石不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

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不能為江為河為淮為濟東滙大壑浩浩蕩蕩為弗測之深情之動弗息則不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者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性之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語默無不處於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

源矣易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而已矣子思曰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和樂樂之本也動而中禮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步則聞珮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聽言行循禮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也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皆可以及乎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邪昔者聖人以之傳於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

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得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盂黶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也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於孟軻軻

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達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滅書中庸之不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唯節文章句威儀擊翽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於剥也必復吾豈復之時邪吾自六歲讀書但為詞句之學志於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於越而吳郡陸傪存焉與之言之陸傪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如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如有聖人焉亦

不出乎此也惟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之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於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絶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命曰復性書以理其心以傳乎其人烏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

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為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有動有動必有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生於動者也焉能復其性邪曰如之何曰方靜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時物格於外情

應於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邪本無有心寂不動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何所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互相止其有已乎易曰顏氏之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問曰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也其不見乎曰不覩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而不起於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是誠之明也

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易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也至也物至之時其心昭昭然明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土

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何謂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者天之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修道之謂教何謂也曰誠之者人之道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修是道而歸其本者

明也教也者則可以教天下矣顔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也變化無方未始離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一動是不覩之覩不聞之聞也其復之也遠矣故君子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註解中庸者與生之言皆不同何也曰

彼以事解者也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曰吾不知也曰如生之言修之一日則可以至於聖人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歲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

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
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凡人之性猶聖人之
性故曰桀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
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為不善者非性邪
曰非也乃情所為也情有善有不善而性無不善焉孟
子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
顙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
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問曰堯舜豈不

有情邪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喜也流共工放驩兜殛鯀竄三苗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於天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唯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

性嗜欲愛憎之心何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論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矣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澈其渾之者沙泥也方其渾也性豈遂無有邪久而不動沙泥自沈清明之性鑒於天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

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性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人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邪曰聖人之所明書於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

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而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子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且書矣

復性書下

晝而作夕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

休耶二者離而不存子之所存者終不亡且離也人之不力於道者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禽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其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則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

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視乎九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於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耳矣況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者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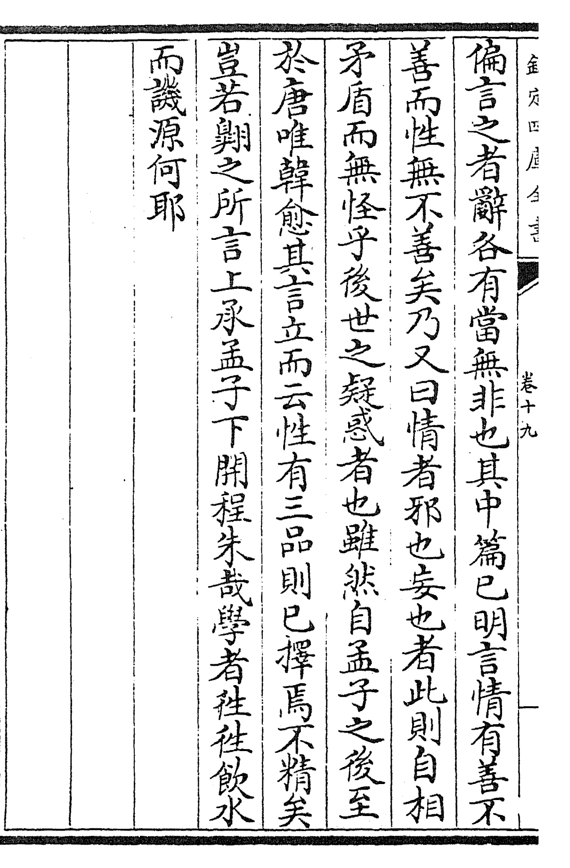
世病李翺復性書雜於佛氏之言朱子門人所記平生

議論黄義剛則曰李翺有本領如復性書有許多思量邵浩則曰李翺只是從佛中来滕璘則曰李翺滅情之論乃釋老之言今去朱子千年所傳聞異辭者不可得而折衷也雖然堯舜與人同耳人在則性在性在則李翺所言之是非如取左手以例右手不必復問之人而後知之巳李翺之言謂之語焉而不詳可矣謂之擇焉而不精烏乎可人病其言情邪也妄也謂與孟子戾然而與孟子不戻也孟子因人之疑性善惡而舉情之善

者以言李翱則因人之日失其性而趨於惡故專舉其不善者以言耳性陽也無不善也情陰也率性則善離性則不善四方東南西皆一唯北方則龜蛇二故曰北方有兩陰有兩此非人所為也天也情之有善有不善亦天也孟子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未嘗曰情無不善也且情之有不善奚待質疑問難而後知之哉李翱舉情不善為言之項未暇舉及於情之善耳雖然李翱亦未嘗終不之舉也上篇曰無性則

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由情以明此與程子所云性其情情其性者非一家言哉程子言之則人尊之李翺言之則人忽之然則亦未嘗知程子之言也知程子則知李翺矣唯中篇所論格物則循舊解而失其義夫理憑於無事履其有其有者非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唯以無思無慮之心物來而應之縱在此未嘗有私欲之累而舉而措諸天下國家一絲毫之差將致千里之謬況所差者未必果祇一

絲毫也以此為不思而得其烏乎可夫格物之說不明則性終不可得而盡盡性云者豈曰我有性而我盡之哉苟非盡人性盡物性以至盡天地之性則已之性終未盡也是故孔子無我令執此無思無慮之心以為極則而不知下學以盡萬物之變則此無思無慮者即成一無思無慮之我耳我尚未除又何以盡人物之性以及於天地是所謂語焉而不詳者也不寧惟是又復自相矛盾其上篇言情專舉情之不善為言乃偏言之耳



偏言之者辭各有當無非也其中篇已明言情有善不善而性無不善矣乃又曰情者邪也妄也者此則自相矛盾而無怪乎後世之疑惑者也雖然自孟子之後至於唐唯韓愈其言立而云性有三品則已擇焉不精矣豈若䎗之所言上承孟子下開程朱哉學者往往飲水而譏源何耶

陸歙州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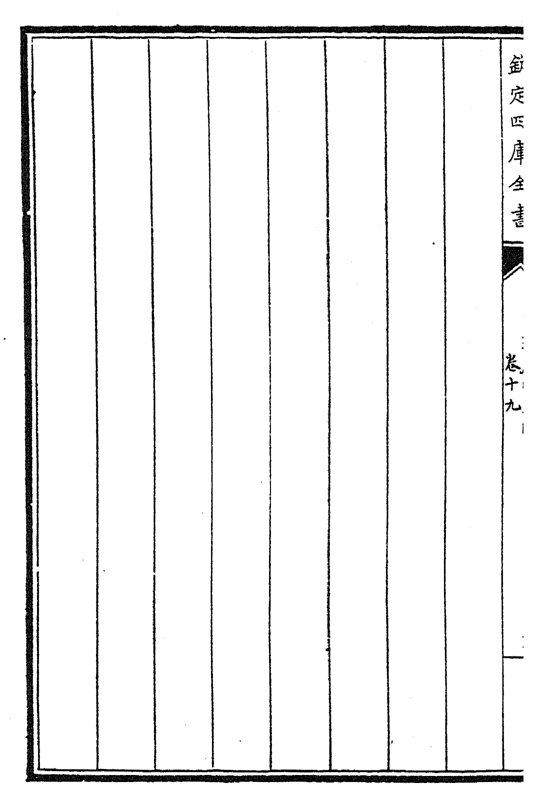
吳郡陸傪公佐生於世五十有七年明於仁義之道可以化人倫厚風俗者餘三十年連事觀察使觀察使不能知退居於田者六七年由侍御史入為祠部員外郎二年出刺歙州卒於道貞元十八年四月二十八日也凡人之所不能窮者必推之於天天之注膏雨也人之心以為生旱苗然也雨與苗運相違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不得仰其澤唯人也亦然天之生俊賢也人之

心以為拯顛頽之人然也賢者與顛頽之人時不合或死於野或得其位而道不能行顛頽之人不得被其恵膏雨之降也適然賢者之生於時也亦然運相合旱苗仰其澤顛頽之人頼其力傅說甘盤尹吉甫管夷吾之類也時弗合膏雨降雖終日賢哲生雖比肩旱苗之不救百姓之弗頼顔子子思孟軻董仲舒之類也故賢哲之生自有時百姓之頼其力天也不頼其力亦天也嗚呼公佐之官雖升於朝雖刺於州其出入始二年道之

不行與居於田時弗差也公佐之賢雖曰闘巳其德行未必昭昭然聞於天子公佐是以不得其職出剌一州又短命道病死天下之未蒙其德固宜矣然則天之生君也授之以救人之道不授之以救人之位如膏雨之或雨於海或雨於山旱苗之不沐其澤者均也故君子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者命也其亦有不足於心者邪得其道者窮居於野非所謂屈冠冕而相天下非所謂伸其何有不足於心者邪

雨者苗之膏賢者國之寶二者相須為用相得益彰也易云雲行雨施品物流行詩云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書云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君子在位道濟天下仁施恵洽猶植物之蒙澤而羣慶有秋也若俊民用微雖有盤庚周宣之主而不得賢才以為佐則在屯九五之屯其膏矣若吴人陸歙州者舉而不能盡用而不能顯懐才莫試寧非人主與宰相之過歟乃李翺一舉而歸諸天實為之之適然立言有體哉且理固如是其高出於柳

州天說者萬萬也翺可為知天矣雖然用舍者時也顯晦者遇也士誠抱道自立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是也況乎道之所在匹夫為善一鄉化之一國化之孟子云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寛二人者豈必居高位而顯當世哉道在故也故道得則山林有卿相之稱道失則維鵜有在梁之誚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九

評
處發論局
紓波瀾空

高愍女碑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獨免其死而以為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為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妹獨曰我家為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尚何知問其父所在之方西嚮

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子也天下之為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天下之為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盱自沈於江獄吏啍囚章女悲號思唁其兄作詩載馳緹縈上書迺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

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慜女之行而不家聞户知也貞元十三年㷊在汴州彥昭時為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為予言之余既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慜女碑

楊烈婦傳

建中四年李希烈陷汴州既又將盜陳州分其兵數千人抵項城縣盖將掠其玉帛俘纍其男女以會於陳州縣令李侃不知所為其妻楊氏曰君縣令冦至當守力

不足死焉職也君如逃則誰守佀曰兵與財皆無將若何楊氏曰如不守縣為賊所得矣倉廩皆其積也府庫皆其財也百姓皆其戰士也國家何有奪賊之財而食其食重賞以令死士其必濟於是召胥吏百姓於庭楊氏言曰縣令誠主也雖然歲滿則罷去非若吏人百姓然吏人百姓邑人也墳墓存焉宜相與致死以守其邑忍失其身而為賊之人邪衆皆泣許之乃徇曰以瓦石中賊者與之千錢以刀矢兵刃之物中賊者與之萬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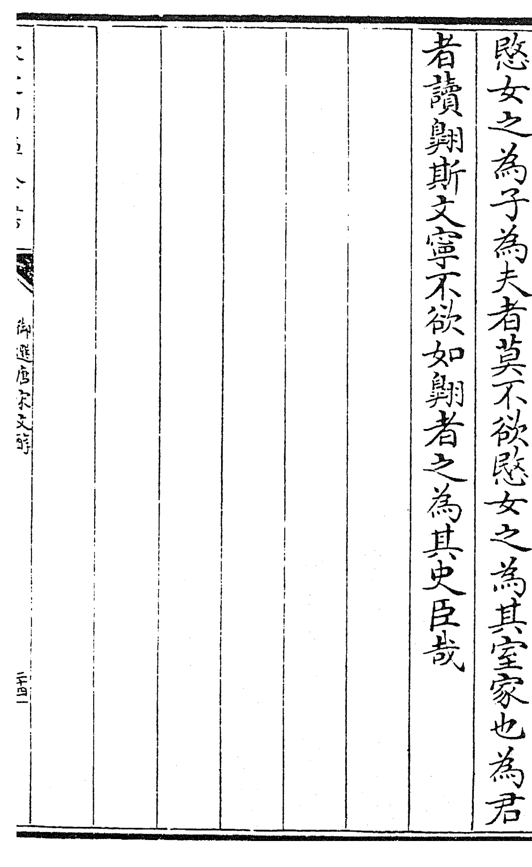
得數百人侃率之以乘城楊氏親為之爨以食之無長
少必周而均使侃與賊言曰項城父老義不為賊矣皆
悉力守死得吾城不足以威不如亟去徒失利無益也
賊皆笑有蜚箭集於侃之手侃傷而歸楊氏責之曰君
不在則人誰肯固矣與其死於城上不猶愈於家乎侃
遂忍之復登陴項城小邑也無長戟勁弩高城深溝之
固賊氣吞焉率其徒將超城而下有以弱弓射賊者中
其帥墜馬死其帥希烈之壻也賊失勢遂相與散走項

城之人無傷焉刺史上侃之功詔遷絳州太平縣令楊氏至兹猶存婦人女子之徳奉父母舅姑盡恭順和於姊姒於畀幼有慈愛而能不失其貞者則賢矣辨行列明攻守勇烈之道此公卿大臣之所難厥自兵興朝廷寵旌守禦之臣憑堅城深池之險儲蓄山積貨財自若冠胄服甲負弓矢而馳者不知幾人其勇不能戰其智不能守其忠不能死棄其城而走者有矣彼何人哉楊氏者婦人也孔子曰仁者必有勇楊氏當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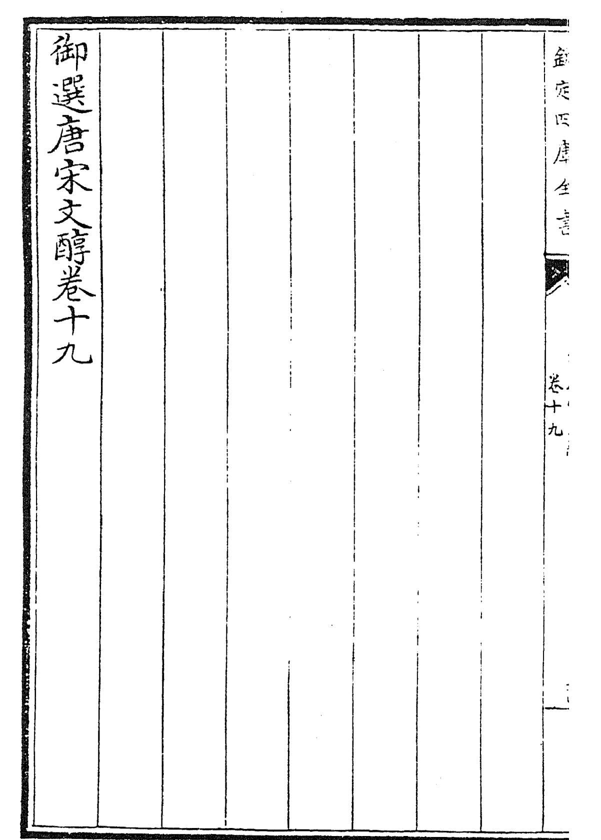
贊曰凡人之情皆謂後來者不及於古之人賢者古亦稀獨後代耶及其有之與古人不殊也若高愍女楊烈婦者雖古列女其何加焉予懼其行事湮滅而不傳故皆叙之將告於史官

李翺與皇甫湜書云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贊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灼然可傳於後自以為能不滅者不敢為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為本羣黨之

所為是者僕未必以為是羣黨之所為非者僕未必以為非使僕書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是翺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丘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叙髙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翺之自言如此今讀之真能使頑廉懦立薄敦鄙寛令人不知涕之無從者翺誠非無實而夸者也翺云天下為父母者聞之莫不欲



愍女之為子為夫者莫不欲愍女之為其室家也為君者讀翺斯文寧不欲如翺者之為其史臣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十九